

<<瓦尔登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瓦尔登湖>>

13位ISBN编号：9787550612273

10位ISBN编号：755061227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凤凰出版社

作者：梭罗

页数：248

译者：黄毅,孙梦霞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瓦尔登湖>>

前言

亨利·戴维·梭罗是美国19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出生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之一的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曾经先后就读于康科德中心学校、私立康科德学院、哈佛学院（即现在的哈佛大学）。

尽管学习成绩不错，不过从哈佛毕业后，梭罗并没有从事“体面、有前途”的职业，而是返回了故乡，与胞兄约翰一起合办了一所私人学校。

后来他又从事过测绘员、园丁、农夫、铅笔制造等工作。

在哈佛期间，梭罗就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在办学事业中断后，他尝试着开始撰写一些随笔，随后几年，他陆续又有一些文章发表。

1845年，梭罗来到了离康科德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并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

1847年，他离开瓦尔登湖后，开始研究自然史，并于两年后出版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的一周》。

此外，他还发表了《对市政府的抵抗》，也就是著名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

1854年，他出版了这本以瓦尔登湖命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

1862年，时年45岁的梭罗因肺结核去世，他的其他作品和日记陆续被出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和观点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

在梭罗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和《瓦尔登湖》。

前者不仅对美国民主主义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远远地走出了美国本土，对列夫·托尔斯泰、甘地等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后者，即本书，美国著名作家哈丁曾经这样评价：“（《瓦尔登湖》）内容丰富而又意义深远，它是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是传世久远的文学名著……”美国国家图书馆则把本书与《圣经》等书一起评为塑造读者心灵的“二十五本书”。

《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所作所得、所见所悟，是梭罗回归简单、朴素而纯净的原始状态中认识自己、探索大自然的体验，是梭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正如梭罗所说的：

“我喜欢独处。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比孤独更好的同伴了。

” “不要给我爱，无须给我钱，我也不要名誉，我需要的只是真理。

” “一个人如果能充满自信地在他梦想的方向上前进，努力争取自己他所向往的生活，最终他往往能获得超出期望的成功。

” 让我们轻轻地打开这本传世经典，静静地阅读，细细地体味着梭罗那种心灵的修炼，使自己沉淀下来，尽情地浸透在那一泓清澈、纯净的湖水中吧。

<<瓦尔登湖>>

内容概要

《瓦尔登湖》既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又是一本优秀的人生哲理书。它在西方被称为“塑造读者人生的25部首选经典”之一。

书中记录了梭罗1845至1847年在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隐居时，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在他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书中多次引用孔孟之道，以佐证他的思想。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学知识，还能了解到更多的人文、地理和历史知识。阅读它，我们能在平凡与简单中真切感受生活的意义与趣味，也更能感受寂静之美。

<<瓦尔登湖>>

作者简介

梭罗，美国作家、哲学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和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译为《消极抵抗》、《论公民的不服从》）的作者。

<<瓦尔登湖>>

书籍目录

经济篇

生活之地，生活目的

阅读

声音

孤独

访客

豆田

村子

湖

贝克农场

更高的规律

禽兽为邻

木屋取暖

旧时的居民，冬天的访客

冬天的动物

冬天的湖

春天

结束语

<<瓦尔登湖>>

章节摘录

版权页：访客我认为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交际，我将自己预备好，就像一条吸血水蛭一样，随时把跑到我面前来的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人都紧紧吸住不放。

我本性就非隐士，如果我因为什么事情走进酒吧的话，那么我很可能要把那些经常到这里来而坐着不走的客人比下去了。

我的屋子里有三把椅子：一把供一人独处时用，两把供促膝交谈时用，三把则为了满足社交上的需求。

来访者如果结伴而来，人数多得出乎意料，这里也还是只有那三把椅子可供他们使用，不过他们通常为了节省地方而总是站着。

令人吃惊的是，那么多男男女女竟可以同时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容身。

曾经有一次，我的屋檐底下竟然同时站了二十五个或者三十个灵魂连同其所依附的许多身体，然而在分别时我们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曾如此接近过。

我们的许多房子，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简直有多得数不清的房间、宽敞的大厅以及一个个贮藏酒类和其他和平时期军需品的地窖，看起来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大而无当。

这些房屋太大而且过于豪华，以致住在里面的人看上去就像一些生活在里面的寄生虫，对他们有害无利。

当那些大豪宅如特拉蒙特托、阿斯特或米德尔塞克斯钟的通报人员大声通报来访者时，却看到一只可笑的小老鼠偷偷爬过游廊，随即又钻到通道上的一个小窟窿里不见了，这总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在我这么窄小的屋子里，我有时也能体会到一种不方便之感，那就是当客人和我用深奥的字眼谈论着大问题时，我们相互之间便很难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你需要给你的思想预备足够的空间，好让它可以扬帆起航，顺着一两个航道航行之后到达它们的港湾。

你的思想的子弹必须克服它的横向跳动和飞行跳动，才能沿着它最后的稳定射线笔直穿行，到达听者的耳内，否则它会滑出弯道从听者的脑袋旁溜掉。

同样的，我们的语句也需要足够的空间舒展开来并形成段落。

个人也像各个国家一样，其国土与国土之间必须有适当宽阔而自然的边界，甚至要有一片相当大的中立地带。

我曾发现跟一个住在湖对岸的伙伴隔湖谈天简直是一种独特的奢侈享受。

在我的屋子里，我们离得如此近，以至于开口说话总让对方听不清楚——可我们又不会把声调放得低一点。

这好比你把两块石头扔到平静的湖水中去，它们离得太近就会破坏彼此的涟漪。

如果我们仅仅是喋喋不休而又大声说话的人，那么我们倒可以站得很近，甚至可以紧紧挨在一起，彼此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

可是如果我们说话含蓄而又富于思想，那我们便希望双方站得远一点，以使我们及时散发掉身上那些动物性的热气和湿气。

如果我们想要享受在最亲密的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东西，那么，我们光是沉默还不够，一般说来两个身体还需要离得远一些，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才行。

参照这个标准，言语无非只是为了方便那些几乎没有听力能力的人。

如果我们非要大声嚷嚷的话，那么很多美妙的事物就无法表达出来。

当谈话中的调子越来越崇高、越来越庄重时，我们就得逐渐地把椅子往后挪，挪得远远的，直挪到后面角落的墙根前，这时候我们通常就会觉得房子的空间十分狭小了。

不过，我“最好”的房间，也就是我退隐的房间，却是随时准备招待客人的，阳光却很少照到它的地毯上，它便是我屋后的那片松林。

夏天里，当尊贵的宾客来访时，我便带他们到那里去，而一位十分难得的管家已经打扫好地板，擦拭好家具，把样样东西都归置得井然有序了。

如果一个客人来我这里，有时就会分享我那菲薄的饭食，我一边搅拌着速煮的玉米糊，或者盯着火上

<<瓦尔登湖>>

渐渐膨胀并渐渐烤熟的面包，而我们之间的谈话却并不会因此而被打断。

但如果一下子来了二十个人的话，坐在我的屋子里，吃饭的问题就无从谈起了，尽管也许现有的面包足够两个人吃，但吃饭似乎成了一种大家都已戒掉的习惯，我们自然而然地实行禁食了。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算失礼，反倒被认为是最合适而且考虑周全的做法。

肉体生命的浪费和败坏，按照通例是急需补救的，在这种情况下却似乎被奇迹般地拖延下来，而生命的活力依然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

这样一来，我即使招待一千个客人也跟招待二十个一样。

如果有来访者带着失望的情绪或饿着肚子从我家里离开，而那时我又待在家里，那他们至少会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

尽管许多家庭主妇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建立起新的更好的习惯来代替旧习惯是十分容易的。

你大可不必将你的声誉建立在请客吃饭上。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永远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去造访别人，就是守护地狱入口的三头怪犬也吓不住我，但是有人要大摆筵席请我做客却足以吓得我退避三舍，我把这看成是客客气气地兜着圈子暗示我以后再别去打搅他。

我想我绝不会再出席这些场合了。

我引以为傲的是我大可用斯宾塞的诗行来做我的陋室铭，那是我的一位访客在一张代替名片用的黄胡桃叶上写下的：到了这里，他们挤满了小屋，不寻求那些本不存在的欢愉；休息好似筵席，一切顺其自然，最高贵的心灵最能知足自满。

当年，温斯洛，即后来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的那位，曾与一个伙伴步行穿过森林去拜访马萨索伊特，他们在到达马萨索伊特的棚屋时又疲倦又饥饿，受到了这位酋长的热情接待，可是那天却压根没有提到吃饭的事。

当夜幕降临时，不妨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让我们上床睡觉，与他们夫妻俩同睡在一张床上，他们睡在床的一头，我们则睡在另一头，这张床仅仅是由一块离地一英尺的木板架成的，上面铺了一张薄薄的席子。

他手下的两个头目，因为没有地方睡觉，也紧紧挤在我们身旁。

这样一来，我们受累于住宿竟然更甚于我们旅途的劳顿。

”第二天一点钟，马萨索伊特酋长“拿出了两条他捕来的鱼”，约有鲤鱼的三倍大。

“鱼烧好之后，至少有四十个人期待着分而食之，大多数人总算都吃到了。

我们在两夜一天的时间里吃的唯一一顿饭就是这些。

要不是我们当中有人买到了一只鹧鸪，那我们这次旅行可谓是禁食之旅了。

”由于害怕因缺少食物和缺乏睡眠而头晕目眩——睡不好还因为有“野蛮人的野蛮歌声（他们习惯唱着歌儿入睡）”——因此为了要在还有力气走路时赶回家去，他们就起程了。

关于住宿，他们确实受到像样的招待，尽管使他们深感不便之处无疑本是出于一种礼遇；至于食物方面，我看印第安人做得真是再高明不过了。

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但他们十分聪明，懂得即便说尽好听的话也代替不了提供给客人的食物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索性勒紧了自己的裤带，只字不提吃饭的事儿。

温斯洛后来又拜访过他们，那次正赶上他们食物丰富的季节，所以那次在这方面就没有匮乏之感。

任何地方都是少不了人的，我在林中生活期间，接待的客人比我一生中任何时期都要多——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有一些客人的。

我在那里遇到几位客人，那儿的环境比其他地方都要舒服得多。

不过很少有人是因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来找我的。

在这方面，我离城镇的那点距离就等于把前来拜访的客人筛选了一遍。

我已经隐退到了孤寂的大洋深处，社会的条条河流纷纷汇流其中，而且就我的需求来说，聚集在我周围的大多是最优良的沉积物。

除此之外，漂流到我跟前来的还有大洋另一面那片尚未被探索和开发的大陆的多种迹象。

这天早上来到我房屋中的是一位真正的荷马式或帕夫拉戈尼亚式的人物——他有一个非常适合他身份而充满诗意的名字，我很遗憾不能在这里把它写出来——一个加拿大人，一个伐木做柱子的人，一天

<<瓦尔登湖>>

能在五十根柱子上凿出眼儿来，他吃的上一顿晚饭正好是他的狗逮住的一只土拨鼠。他也听说过荷马其人，而且说“如果不是有那些书”，他将“不知道如何打发下雨天”，尽管许多个雨季过去了，他也许还没有读完过一整本书。

在他那遥远的家乡教区里有一个牧师能念希腊文，曾经教他读过《圣经》中的诗篇。

现在我必须给他当翻译了，他手里拿着书，翻到有关阿喀琉斯责备普特洛克勒斯满面愁容的那一段：你为什么哭哭啼啼，普特洛克勒斯，像个小女孩？

或者你已经从毕蒂亚那里听到了什么消息？

据说阿克托的儿子墨诺提俄斯还活着，埃阿科斯的儿子珀琉斯也活着，在密耳弥冬人中间；除非他俩中有一个死了，我们才应该悲恸。

他说：“写得真好。

”他的胳膊窝底下夹了一大捆要带给一个病人的白橡树皮，是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收集来的。

“我想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应该没有关系吧。

”他说。

在他看来，荷马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尽管荷马究竟写了些什么他并不知道。

要找一个比他更单纯、更自然的人恐怕是不容易的了。

罪恶与疾病使这个世界变得忧郁而阴暗，但对他来说却似乎不曾存在过。

他约莫二十八岁的样子，十二年前离开加拿大和他父亲的家来美国工作，打算挣钱买一座农场，或许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买吧。

他可以算是从一个最粗糙的模型里制造出来的人，长着一副强壮而呆板的身体，但行为举止却也文雅，一只粗壮的脖子晒得黑黑的，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对无神而惶恹的蓝眼睛，有时也闪现出富有表情的光芒。

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平顶布帽，身穿一件脏兮兮的羊毛色大衣，脚穿一双牛皮靴。

他吃肉吃得很多，时常用一个铁皮桶装着他的饭菜，经过我的屋子到几英里外的地方去工作——因为他整个夏天都在砍伐木料。

冷肉，时常是冷的土拨鼠肉，还有装在一只石瓶子里的咖啡，都用一根绳子挂在他的腰带上，有时他还会让我尝一口。

他早早就过来了，穿过我的豆田，但是并不急急忙忙去工作，就像那些美国北方佬一样，他并不想损害自己的身体。

即使只能挣口饭吃，他也感觉无所谓。

他时常把饭菜放在灌木丛中，因为这时他的狗会在半路上逮住一只土拨鼠，他便回头接着走上一英里半路把土拨鼠煮熟，放在他借宿的那所房子的地窖里，但在此之前他曾花了半个小时考虑能否把土拨鼠浸在湖水中，安全地等到天黑时分——他总喜欢花很长时间来考虑这类事情。

他早上经过时总会说：“鸽子飞得是多么密啊！

如果我不用每天工作，那么光靠打猎我就可以弄到我要吃的全部肉食——鸽子、土拨鼠、兔子、鹧鸪——天哪！

一天之内我就能弄到一星期要吃的肉了。

”他是一名熟练的伐木工，一味陶醉在他这项娴熟的艺术技巧之中。

他齐着地面把树齐根伐倒，这样从根上再次萌发出来的枝条就会更加茁壮，并且运木料的雪橇也能从树茬上顺利地滑过去。

他不是用绳子把砍过根部大半的树木拉倒，而是把树木砍削得就剩细细的一根或者薄薄的一片，最后你只需用手轻轻一推，大树便倒下了。

<<瓦尔登湖>>

编辑推荐

《生命中不容错过的经典名著:瓦尔登湖》编辑推荐：2012年最新版语文新课程标准重点推荐阅读，梭罗经典之作，一生必读的百部世界名著之一。

<<瓦尔登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